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八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一

與無為楊彥濟貢元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貴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
昂以投平昔眷言追訟邑邑不知所控而牆仞具存近
在咫尺又復龍駒鳳雛實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叙

契照俯求尤媿先意之厚低徊展轉殆將何言春杪尚
寒閒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武
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覲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
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
戚光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碩得聞美况
輒資以為慰於是遽枉翰墨惇諭稠重如接講席住太

平十三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動輒搶攘
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一宿不晚將遷徙以之
安但門庭浸遙定知何日披奉向風耿耿

又

關
密邇久不獲修記且因傾自忽兩然
關
所朔但

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便為娛其得於名理蓋不
貧矣履茲勝倍候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
是之久時未我與得無懷寶迷邦之滯乎
關
盛時日

聳超軼實惓惓於傾耳以待也

又

闕屏寄盖常投甃然而喜况德門俊望闕容參承之

緩邪蹭蹬闕

闕

其愧何以為闕

如聞貢籍占先闕

闕

赴績食田闕間但日聳高明少慰疇昔繾綣爾自是

闕將不輒輟脩馳庶幾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任天下十年與闕

故門遲常在余煩異時先公

官守纔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與言
至是何以為贖豈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
懿以信不朽拙陋僂方愧不逮而來諭稠重讀之栗
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晤遽別不忘瞻跂改歲尚寒不
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
慶問其如久屈軒舉似於德門俊望為未滿茲其時矣

得報即圖中叙

又

此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雅厚不敢以不
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闕有媿於俛及也輒已錄出
謹遣人上呈闕見子願及圓首座云欲起清明納壙闕
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旦暮相款繫懷疇昔每以之為有

負也子願適在比舍而姻婭所篤故時得咨叩為慰既
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
耿耿

又

愚踈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
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悖篤委問詳諦叙承至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圖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
倍深引詠漸有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瀕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實均上輩而晚
又復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鐫刻澡濯以令器與不謂
有此汙辱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志始卒不
替永言深厚滋劇媿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邑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為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
周旋歆焉鄙懷尤為相盡冬暖氣候令人不寒不審尊

候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咫尺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報筆罔然不自勝尚冀不乏交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宜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所制爾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

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輟我本分為學耶更須擇所與遊師友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通養不在外而低徊閭里宜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葺豈付予之薄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劫劫於倉卒臨時之近

耶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于言之便皇悚
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媿悚即當收索鄙素塞
白為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尊坐右纔有德素數番先
納上地旋有旋持呈次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汗
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
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兼求若
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
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

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
妨隨意所嚮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耶
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報一促膝之歎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敬以
為獻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
可到南宜行亦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
連相與作緣為况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

敦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蒙相約乘興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月寧荷存問乍著錦衣上盛眼昏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遠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闕溯專介被問故審雨甚作寒

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
不自然竟爾齟齬可嘆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
千萬保愛介還略具毫髮他佇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
睦有加嘗得警慰為甚幸爾示諭得醫稍追服食五已
康復初不與知失於咨問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
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尚用

貢入否猶冀資藉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庶幾見
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
落拊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間中
嬾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
止仰欽雅致寔亦荷戴良重筆為油所滯牽率不行殊

愧其略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經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茶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幸得者遽委諸芥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投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繫念特衡門棲遲懷詠渠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畫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
凡所以願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佳
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天才之楮斫額於雲霄之外欽
歎警策感慰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閭動止何似謝
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况嶠崿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
分簪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兀然拘林而神馳乃在步
武杖履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

當聲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

又

衰菴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倍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寔不易得之事寒擁輒問于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嗇益歎竒蹇之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招延勢輒見繫但齟舌自恨今則噬臍何及矣春夏乘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卷之四

姑溪居士前集

十

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二

與孫肖之

暑後雨作輒如初秋日來體况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
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繫為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
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兼之寔畏見厚一墮井中目前

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浼况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繫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爾寔我萬全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杳不知所跂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咫尺間事雖慰纒皮膚則我輩豈期于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為在事者私有

所挾故來相逼咄咄良可怪者已決為宣城居姑俟目前有間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審爾則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著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乘間多錄數首為模範至于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失于先請繩墨而模斲有玷雅春負愧無量資福人物善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

一區處尚阻拭目遡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後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
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爾一
笑岑倅世舊尚在官幸為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
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為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

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其
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爾

又

昨日得不愚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
不易遣免也失于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學中可住幾日
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
日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齒極為之邑邑都不曉其所
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蕪長者

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加閒放爾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慶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為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聞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

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
英爽愈逼人可惜閒處放著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
之臨筆又自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闕皆去游戲中語
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聳然擊節
如見絕韻切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侍與
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之苟加惠無聊

振起頽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耶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晤薰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也過從中屢獲咨叩多能道形迹間糟粕而超特絕擬如精金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與欽承之素同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專腴則姑領以自為慰耳一向窘率無暇仰候行李不圖未遽踈絕特迂翰墨申繹展轉殆猶蠶蠶讀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况春

暄日來起居復何似
冗甚頗留來人少待而竟亦踈簡
臨筆倍深跂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
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念常若有所負而安之此况良未
艾也前日人行嗣圖占叙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于藻
飾故延跂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徑已葺而
稍荒不免復為淮上之歸商與盖無所不在不特拳拳

未有以慰釋可量帽企暑候已涼邇日復不審起居何
似老境勒窳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
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處但能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
是則隨地皆我有也彫琢物象造物化

闕

所秘奧想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
越之人似無復他語之間矣孤悴不堪惟劇欽企故居

之還定在何日設可度今歲則秋來定獲披奉苟或差
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
便無惜大軸見寄洪寬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
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即在人上
間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
端如人以予推下胸臆間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維揚

環堵儵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幾到吳中因得扣盡
孫肖之見在宣城不晚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
之地諸郎豪賢尚恨不能徧識獨某人因到揚州曲蒙
惇篤久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
表日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即瞻叩良可歎也繼此可以
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寔深引詠香監
姪惇樸有守中甚耿耿或相見更望開發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
感寒疾雨中汗垂絕于朝昏間先辱審示人回不審曾
及之否于是再枉手筆亦以病未間尋失布謝慙負不
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
日粗償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為多恨不獲
追隨先後也或少低徊舟來即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為况何似人回荷垂報意厚情親感刻
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追過一日如一年祝
舟似許不許今再干之更托密諭其人得一隻且般得
起為幸千萬留意仍為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此三得書所藉周悉叙諭歲晚顧鄙陋不足負荷而恩
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何似早來

見元載云此月下當暫歸然不肖遂去此審然則正若
相避然或無別意願少留過中秋同為金陵月下笑也
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安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舟已
有涯寔出厚意縷縷筆下固不可見况無暇耶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况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

云已出祠從于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耶
瞻踣瞻踣示教敦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
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欣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恭惟起居佳勝一別半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幾
失七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
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于雅眷逼歲到家首圖
叅候以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重

顧又阻披迎方欲率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
筆下可見臨紙增吝

又

晚暮來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
免遷就以投生游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窀
窆非敢謂勞特有幸于甫畢爾當塗令何慶長似是天
心見佐而全付其助于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
纖介可恨耶慶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

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喻
辱手示并諸帖背軸甚精足見推上地少留二三日拜
納次方又有客具報

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

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德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
見願評詩論文條盡相予之意既深開警又加知超然
特立不媿所問為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

已乍遠更新善自保護

又

佳詞尤長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碌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潛易

又

相別遠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常頌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爾

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徧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况區區徒知美才不即相會為可嘆爾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叙兩經除席哀苦無况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逮想見亮也此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

寄使顏隋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乏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值乃爾故人當為我一歎也

又

近端遣人奉書常浼左右還家忽忽易久然雨雪寒甚意况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于是遽枉書示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日所貺倘不及爾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萬福欲見

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憚勞否浸暖千萬
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止
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使奉書近來職事
必多休暇新詩佳闕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我得拭目
為榮何慰如之逼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
後信

又

春間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泯然况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拳拳略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疎密也忽披手示媿畏不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浣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寔自困耳今已有涯因辛便道少逢會晤之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况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
輟追襲某又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間以奉勝
致但深慨歎纔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托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贍
見之期蹭蹬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
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向懇尚幸披寫

又

鄙陋于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
遽勒之石茶馮非據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為寄加
之背軸精詣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軟語
展轉恍如到眼艤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
周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
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媿盛

眷為不易當也並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歎不已新詩佳闕想朝夕于是咨
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邑常以
為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
之續奉聞而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

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疑是貞元元和間人而抑揚
頓挫老眼為豁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
假借如此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為貴當與吳家共圖
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周寓尺寸地自可朝夕
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嘆况瞻望數千百年後
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俛應適營葺暑居叢冗

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于往來寒溫間雖物色以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未路何堪獲定于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平平不甚款密別後繾綣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真能如是否其見于傳記簡冊中則滋有愧於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

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眷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
罔然無以為况向晚履况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來得
以展叙

又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為嘉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投
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齟齬

方且偵伺為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
也已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
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諷日與融和為低昂拭目他
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邂逅官所寓然一番搶攘遠促異地竟不能
從容旦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
于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金陵殆不容應接

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咫尺勝晤方且
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圖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置
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
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略無可喜處窮目
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叙也
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為
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
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免日來大
暑履况何似咫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介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叙意踈略頗蒙俛察已否
忽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于道路定應未遷召

間能復見待乎欽跂欽跂專介枉教如對燕語恭審日
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挹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
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耶瞻
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為對深恃悖愛亦審被差考試今
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况
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廣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

謂割鷄焉用牛刀隨遇低回少時即有遷召胡君遽歸
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感哭泣未間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
于一力其勞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
者知焉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為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
養源發其緒餘已見於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直使
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于是

尤劇傾逝少日或得躬叙繾綣向風不勝繫吝

又

不通門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
仰且審兼領理曹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為累平
昔所嘆也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况佳適不晚或得
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釀燒鵝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皇而貪得

忘愧輒已祇捧獨未果一覲滿飲大嚼揮毫疾于驟雨
不勝繫詠之至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一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浼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
為况當復何似稍開塞疏瑾以遣經寒鬱滯之倦遂迎三
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少間便圖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浮沈矣比審已歸則鄙
懷當幸塵浼方闖其然以冀申假遽被專委情文兼盡
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為
多感向拳拳時未知所借况也春寒不解邇日恭惟尊
履佳勝蹄涔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
九萬里而圖南渠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
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邂逅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
况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
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
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過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貶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繫詠勝晤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未超軼絕塵每自嘆其不可及而曲記

愛忘不以莫齒為不類為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
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
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況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酬對臘盡方少休閒承感
屈弦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邂逅之福爾三月
未徙家當塗旋葺蝸陋數月來纔息肩以故書問稍滯

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專介墜問疊疊挽之
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于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瑰異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衆人
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紬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
復熟不已幾至成誦于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遣則
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

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皆擊節于其側
耶日來竭涸不異胥井辱寄縑紬猶未有以塞白少須
從容因以詣教然極有愧于瑰意也

又

竊究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寔出幸
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繼此日有乘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每勝不及別啓會次幸展
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過並得奉教督寔為慰願狂斐得
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詣教之地而賤家
鷄貴野雉遂有所取于晚際紬繹高妙栗然汗下庶侵
尋末軌以投自効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咄于太
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為眷眷于是時

辱存顧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
後資養之茂重嘆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
已修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
加照繼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為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稱
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問須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勾屈俱達藻思低昂正

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縟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徧
見謫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客想已塵
浼晚來起居住佳勝前詞漫輒注思元不知黃錄儀物所
置與夫事之本末始如常醮叙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
而隳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因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末
學之幸也遂即細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斲削如前干猥

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舩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
眷也晚來不審為況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
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希辨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
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汗人遂爾屏處春
言游舊可勝跂仰不審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奉
一笑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尚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欲候見遂
不果跂詠勝致但深繾綣前篇和納並元發明叔所賦
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住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警
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札豈
足為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兼咄咄
于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援莫及復
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削甚媿狂率
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為戲爾
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俛同借寵靴據皇恐無
地陋闔頓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
為屠寵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佇面
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勤懇可勝愧
佩昨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漬珍藏皇恐不已

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蚪作科隸作穎之類輒望
從旁注出庶幾掩惡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
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尚爾脫錯區區如衰憊何一
二日再上一回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願偶未食不果款留請晤良眷眷也經昔體
况復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
瑞爾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獲奉候

起居悚仄然勿廣為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為尚敢
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喻初暄伏惟起居住勝蒙手示爛
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歛嘆畏仰之不暇蓋文章之盛久
不到此矣衰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及一斑
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訴者不謂流言一至于此可
恠可恠果辱久要敢望安織不動使立而後起者有媿

于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客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間過此焚香
試一種新茶遂得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尉鄉評嘗謂早時踈略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為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闡闡而深

閒自居每想覓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如
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住佳勝梅花將盛嘗約景脩或能
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皋餘味會上元齟齬而花亦未
全拆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
尚欲與花相期遷就高明臨貺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並示近
製雄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
化爭功也前人已有的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籬是等
格律尤為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
盡心於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將西
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寔則與劉夢
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為得意不知

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冰
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攷定
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
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繫王拱宸榜制策所中
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
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改

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抑揚罔然景歎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課次第隨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于服勞之下矣良有愧于勝游欲到蕪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

覽輟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韋深道潘不愚李文郁
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
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
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賺鱈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
山到敝莊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恰不甚迂非所敢望
也火爪細者城中無貴者得一百條已上趨時收藏敢

奉况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
雖做未要須適理爾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二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五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
新譽望日隆而衰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屢絕情雖欲
通其可得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修記

室之間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
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臺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
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
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
上符聖學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啓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予于不
自果衰晚淪廢詎敢晞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

借固知得度未遽擯絕故妄意一歎之及遂辱專委備
形懇惻醢鷄覆發未論大全為未始見道說展轉不能
自己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
代人物聳動所過即幸從邦人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
得之遇亦意破甑敝箒猶獲一顧之寵也

又

數承旦暮既已辭舌妄計便道參近猶幸桑榆之得加
之師悞鼎盛較舊鎮不遠一兩驛自是竊借光明時得

脩叙蓋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
來使促歸甚迫殊愧踈略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
日初計鋒車或尋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覲幸舟行便道
于此乃心排進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
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企
佇侍坐並叙繾綣

又

某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營得數椽地方議遷徙而承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爾亦未知門下餘塵尚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晤然後俛慰依投之幸忽忽易或蹭蹬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草莽竟茲猶豫寔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剪剪之吝亦欲焉追訟未知所以借况方圖問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

之終不得仰承旦暮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
輒低回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
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照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聚均慶伯壽冗未及書已赴
官鎮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

蒼諸詩並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憊懽
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僭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慶
侍遽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媿申叙之
緩首蒙晦叔隆教乃審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
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禮為簡含糊至
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于雅意然亦

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第不勝倦
倦輒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有來不應小文自牴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郎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
不以時或聞已為靳黃間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
所聞之妄里中每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
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既歸
可以復理故輒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於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重裘頗于杜門為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春懷慘倍之際只著意江梅至數十闋不已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間得之未始不引數直視也日來交游惟有君俞爾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藐如路人似亦不足恠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忽少況且去矣不應阻濶如是但有愧跋
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趣于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
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
荷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寔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
爽敏茂動輒與意等則拳拳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

歲晚周旋不謂遽爾阻濶始則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後罔然殆不知其所况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竟先遣問所以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而不自得又復寮窠多可人則况味日佳當過所期遠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錢客之末尤為不足日日暑雨不解上漏下溽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

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悉已阻絕老味
益衰可勝繾繾臺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
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
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為
周盡甚幸

又

衰陋淪落寔得欽承于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
資藉日盛一日晚節出處齟齬迹雖如是而拳拳不少

問斷然相從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驛繼修此常情之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黨元不在形骸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竊計疇昔儻能見委而不腆敝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爾來家居不異老蠶漸圖纏結以報作噩顧一報緣中其得亦已多惟溺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竟之謂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擊節向風倍深依慕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寔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
門不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踈間欲披寫則
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為繫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
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夫鳳凰來下乃表見於曠久聖
日所期想已上展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
於斯時也欽企欽企佇承騰布別圖馳慶次

又

蹄涔苟生僅知所得之况欲強分寸則勞甚于登天室

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問
過委豈冥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上
邪佩荷之深不講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福
如君尚爾殆不容一毫髮于寘力益勵壯圖行被超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
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姻靳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圖審
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乏略不及之其不敏

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紙謹字推輩見嚴恭焉
何堪祇佩惟愧其憊憊所素遽落第二則幾若自據于
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非展晤莫究老懶
久廢裁削具報踈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間
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叙自非委曲見末豈得交修
相盡款承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

舍低徊輒累月缺甃僂俛姑以寂寞自康爾還家首幸
披展介還聊布其略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
奉極力正是交游任寔之時而獨窘于牽制慙負己不
貲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滾沸之際殆尺寸
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川則素

志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
莊上歸目前如蝟毛然邂逅叅承未遑繼修謁方切頌
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住佳勝早晚再圖
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他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審

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
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為揚子
雲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
汨塵坌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遷舊觀流落異方警慰茲
可涯耶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
尤不能已濕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曛夕具記竦報姑

報重意之辱他佇躬致

與主簿秘校

早與君祥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濶淹久叅近遂爾不
遠鄙懷常若有所負也于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尚未果
申致少叙疇昔來問遽臨滋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動
止萬福美才乃勃窣不耀要地不得為無罪行有知者徑
席顯用豈碌碌常格可限哉未間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叅承之便遽茲邂逅慰忭可知于其既別復欲作書申叙又蒙光枉翰墨慙負諄勸益深不逮之責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區止候事稍就緒敬當公檄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察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三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六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于一時賢士大夫之間眷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

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況何似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朔風可勝跂詠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尚覲嗣音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

闕

才半日艤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靈苟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慕可歎可笑可憫班班寔同所

寓竊承無復世願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煙魚鳥追
逐後先因而自託於組績歎詠之際想像超軼尤恨羽
翰之不我借也

又

蒙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凌轢遂獲紬繹
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貞元元和間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諭庶幾見錄于遊從之末

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眷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
樂故人李正夫子无咎美爽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
塵埃近得之于一舟往來間爾觸類以來則勝氣無所
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眷眷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飲焉此懷惟付

之有闕而內訴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
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溫前所賜始欲展轉叙致既而勢
可以出入之圖一見門下疊疊之念期必一信不謂皆
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掃軌闕春分從謝絕
專介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
足以名之邪繫詠寬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况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

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
疇昔之所欣願也貢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盛固
不能先高明穎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減
裂寒暄不常倍希保嗇

又

蒙委諭書墓榜強所不能寔愧有玷先烈尋寫下再閱
之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牽率奉命後時之罪
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為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
既矣之負于是首辱枉顧願所得何從致之過聽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自所後勢不得展叙綢繆申繹加貺
飲焉自疚殆不知所容措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

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聞庶獲詳
盡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
僅得不虛來命爾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繫懷可知晚來體况佳適
承在卽中未果俟謁來日早望訪及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已叅告辱手示伏審晚

來為况佳勝詩闕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
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鱗
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覬得一瞻奉
間被來報乃審勢地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為
可喜而遂阻面叙可勝繫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履
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萬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更

靳重愛前對異數新正不累為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之夙昔非塵埃中
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以咫尺論耶尊夫
人貴眷既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叅差處半
年已後方有况頃所備語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
拙陋平平人復其味猶如此况美才朝夕要近恩數之
來將不可過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

高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為
應

又

里巷落莫久不修馳中間師道子椿繼至奉手筆禮重
意勤彌佩歲晚尋圖申叙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
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邪繯縷不舍我
勞如何日來樂職奉親履况何似美譽益隆遂將潤步
華要為一時之所歆艷恭焉何堪劇增欽繫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面聞
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如一自是
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附修建合宮之地稀濶盛
典主人為妙邈想已在延辟續當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致嘆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邈資養有來宜
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藁有餘無吝開發為別易久贈

蹠不獲奉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
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為祿不屑冗瑣古人固
以是蹕屬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咫尺更希加愛
俛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類日計瞻晤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
數過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
切幸周旋以博不逮冗甚恕草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眷言雅好不忘欽挹間承恩數優
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速撥其
歸行略或在見亮况疇昔之所蒙者邪庚伏近日雍容
美踐居興增勝初路之翼方屢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
而圖南將所願不可望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特于
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固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繼被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值爾欽
仰欽仰久以多事尋失修虔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
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亨運况共事皆氣類也非
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悉思企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寔為欣
幸也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

慶長

衰晚流落寔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所鍾而參承之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慰疇昔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不愕眙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至歸于如是也少別共惟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即旦暮親依可量傾邈瞻望款席倍深繾綣

又

孤苦孱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遷奉之心竊高素深之

壘髀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寔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窆殆無一毫髮可恨而周旋委曲多
先鄙意而為之地雖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哉然與言
每及必雪涕滂湟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於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况大事成就之
如此耶歸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嘆相勞
凡所聞皆謂度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
以頌不朽執筆可勝繫吝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少自輟荏苒稽緩慙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在遷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眷于是不得而兼亦冀近承大馮德澤所被而遠依小馮陶冶之賜也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四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十七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逼節自太平
葬事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請復見本來之
相過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常短未免輒乘末軌要

之亦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邂逅入京之便嘗草略布叙竊計發封不能無數爾日來為况復何似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跂之勤臨紙自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於此欲一到山中向爾蹭蹬况本分人在為其可輒自緩和以所期于目前猶有其數則妙晤周旋豈又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罔然不忘其味窮臘氣候將變庶幾春物爛發獲從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

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路間如蜂窠蟻垤擾擾自營之不暇雖道德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臨紙見奪浩然感嘆之不已也歲杪盛寒恭惟起居勝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軟火從容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晤繫仰拳拳非筆下可究適有田間之行殊愧踈略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䟽壽香時果曲形贊祝衰
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于親寓翰墨展轉資藉
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為稱也感激滋甚或云故事當屈
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為慰書所不能載者當
幸披拂以竟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浼漸有春色山中之樂如何

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為歸期迤邐圖詣左右
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承訪別忽遽不獲究論入夜欲再奉晤雨大作跬
步亦艱殊悵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
展繁昌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壓瘴疫乃一良藥也
浼瀆為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命剪焉
弗類未易為據而欽承勤腆祇佩為愧道場日盛學者
至奔走天下而化慕莽為兜率內宮是苟然者邪作禮
未涯日劇繫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
更復何求晉人彤弓旅矢不為有矣詎不諒哉欽嘆欽
嘆衰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動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

過慮須更少日粗涉安健即圖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
根奈何

又

麻紙之貶繼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
皇恐皇恐碑文背軸為奇莊嚴其飾而復脩以多本感
刻感刻茶匙乃鉢囊舊物亦聞久而未識此則尤為珍
惠也

與珪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鼎來已出度外而示出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為欣幸未易咫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循未逮專介遽至累幅相先紬繹眷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嘆政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

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屢
填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冷稍安他佇面款

又

日者不明巨浸一葦見臨時意所隆懷德滋重至于超
出世表寔相期于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眷言
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
故未暇及尚爾蹭蹬馳情可涯日來體况復何似咫尺
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朔風耿耿

又

落莫忽類缺甃生涯苟為日復一日事耳鼎然相顧遂
得一快意於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忤宜
如何哉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欲圖修叙而不及
到家在何時斬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其
成就此地將邂逅崛起慰人望之深和家居為況不佳
何時一笑周旋有間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為况何似
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
麵比之天寧餠似差勝耳一笑睡不着和得張敏叔詩
漫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
精耳少間面奉

與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並見寄與
少馮佳篇感激厚惠無任愧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

子追念不能已正在衰荒中不能為答其後疾病相尋飲食頓減加之遂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載叙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慙負不暫釋爾計亦有以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於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倍衆佛事因而體究歸宿乃是棄計亦覺境界頗熟非一世所習而業報纏繞墮此機穽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於妄言綺語遊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為文文亦何名詩不圖流落為

作者之所收采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啻所願望不及
端如劉夢得序靈徹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
年及青蠅為弔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相見
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即加詳滋恨未即周旋也要之
我輩相投固不待見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以為
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嘆修建漸完備此亦世
間世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想像
斯語今達斯地苟病少間挈舟一昔便在目前但不使

卷三十四
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
晤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嘆潛德不耀高出流
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令間中但自咄咄
辱來示方審果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跂於必以力
勝者邪滋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雄辨
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真一

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繫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咨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
外高風尤及跂頌久之方克具記踈懶固不可錄亦方
時往來常檢以脫畧然慙負眷懃未能遽至忘念也專
介被手墨疊疊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倍深聳
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咫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

耿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慙懃亦常及叢林。疇昔其報甚悉，何為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亦當分一半。伏讀來示，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履周旋，庶幾翰墨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綿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應接處多，荷煩致厚，過寵愧戢。愧戢。

與天寧詵老

別後累作書纔一奉來。矧然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計書來不過如是，而拳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邇來體况休勝，老境不異平時。報緣詎可逃哉。姑兀兀待盡而已。乘興即遂瞻叩，未間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寄人所貺書存，問勤懇非慈敏，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

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聲不少輒亦福慧雙修
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得瞻奉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厄于道如是迺
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甚善永至
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
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
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晤傾繫傾繫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
居佳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窘遡風增歎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四